

鄭振鐸等著

西北勝蹟

平綏鐵路旅行讀物之四

西北勝蹟

(郵費在內)
每册定價一角五分

民國二十四年六月二版

著作者 鄭振鐸等

發行者 平綏鐵路管理局

經售處所 平綏鐵路管理局

平綏鐵路各站站長室

各地中國旅行社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西北勝蹟目錄

- 一、 居庸關過街塔
- 二、 雲 崗
- 三、 大青山
- 四、 昭君墓
- 五、 麥達召

容 庚

鄭振鐸

蔣恩鈿

鄭振鐸

容 庚

一、居庸關過街塔

容 庚

過街塔距居庸關車站一里許，乃元秦定至元間所建。居庸關凡四重，南口其下關，垣以爲城，南北兩門相距一里，出北門十五里曰中關，自是迤北每十五里爲一關，合計四重。（第一圖）龔定庵說居庸關云『自入南口，城甃有天竺字篆古字，』殆即指過街塔而言。塔下東壁漢文爲尊勝廣咒及尊勝佛母總持心咒。西壁爲佛頂放無垢光明入普門觀察一切如來心三三摩耶陀羅尼，佛頂無垢普門三世如來心陀羅尼及十二因緣咒。兩壁經尾題記，中多漶漫，文義不盡可曉。細加審理，知爲七言韵文。但缺文過多，句讀爲艱。又其文字多鄙俚拗澀，是蓋元人於漢文本不甚通，強爲韵語，有以然也。其較爲通順可讀者，爲東壁『南無舍利我敬禮，聖明天子益群生。』『勝妙希奇難口口，無垢蓮花頂髻明，及以十字密言等，如法安置口塔門。功能滅除千劫罪。』『所獲安樂大名稱，辯口止念而長壽。居妙口口殿中，財寶僕從皆豐

足。美妙慈賢聖后妃，七寶千子口口口。生生上妙天趣中，爲王受樂尤殊勝。復能發大菩提心，堅固最上金剛體。」『一切有情蒙利益，能圓世間口口口。』口口天子明德，同成無上大菩提。欽奉聖詔記功口，梵番蒙古之本義』等語。可知梵番蒙古各文爲「十字密言」，爲消災求福之符咒。又有『穆穆仁皇慈懿后』之句，殆即記念仁宗莊懿慈聖皇后而作。后卒于至治二年，其後四年泰定帝本紀泰定三年五月，「遣指揮使兀都蠻鑄西番咒語于居庸關崖石」。又其後四年歐陽玄天歷庚午寄諸弟詩：「薊門城頭過階塔，一一行人通寶間。今朝送客又還入，那忍更投名利關。」（圭齋文集卷三）書街作階，過街塔之名蓋始見于此。居庸關亦名薊門關也。又其後十五年而石刻成，西壁漢文佛經末題云「至正五年歲次（此二字已泐）乙酉九月吉日，西蜀成都寶積寺僧德成書。」（東壁亦題云，僧德成略口口文口筆授。）

至顯亭林昌平山水記始有較詳之記載：

居庸關城之中有過街塔，臨南北大路，累石爲台，如譙樓而窺其下，以通車

馬。上有寺名曰泰安，正統十二年賜名。下窾處刻佛像及經，有漢字，有番字。元史「泰安三年五月遣指揮使兀都蠻鑄西番咒語於居庸關厓石，」今其刻甚多，非一時筆，而元萬邏祿迺賢詩序言「關北五里有敕建永明寶相寺，宮殿甚壯麗，三塔跨于通衢，車騎皆過其下」者，今亡其二矣。

是元時有三塔，而顧氏所見，僅存其一。又塔台之上有泰安寺，而今復已毀也。正統十二年賜寺名為泰安，十五年林普賢重修，今尚存。「正統十五年五月十五日功德主信官林普賢發心修建」兩行二十二字，在東壁漢文之前。

塔形今不可考，僅餘台基如城門。門南北向，兩端刻魔鬼毒蛇花草之狀。台上雕欄尚存。洞內東西壁刻闌哨，加嘎爾，土波，元國書，畏吾，中國，唐古等七種字咒頌。咒頌之兩旁，刻護世四天王像，東西各二。東西壁刻皆分上下兩部，上部橫列約佔面積十分之四，下部豎行約佔十分之六。上部橫列分上中下三層，上層五列，爲闌哨體之梵字。中層三列爲加嘎爾字，即西番式之梵字。下層四列，是土波字，即西番

土伯特藏字。皆由左而右，橫讀。下部豎行分四段：由左向右第一段爲元國書，即八思巴所製之新蒙古字。第二段畏吾兒字，即舊蒙古字，皆由左向右讀。其由右向左第一段爲中國漢字。第二段唐古字，即唐古特西夏國書，亦名河西字。皆由右向左讀。其蘭峭，加嘎爾，元國書，畏吾兒四種，奉寬氏有釋音（見史學年報二卷一號）。居庸關元刻咒頌音補附考。）其西夏國書，羅福成氏有釋文（見北平圖書館館刊四卷三號，居庸關石刻。）元代雕刻美術，罕傳于世。若斯佳刻，誠足珍也。

奉寬氏又辨塔臺咒頌實刻於至正五年而非刻於秦定三年，謂「起秦定三年迄至正五年，其間經歷二十寒暑，苟無事變發生，雖工作力求精審，亦未免過于曠持。」然歐陽玄寄諸弟詩言過街塔在天歷三年，則其建築當在天歷三年前。塔台內右壁蓋爲刻咒頌佛像而設，後十五年甚至正五年而始刻之，似非事實所允許。苟未得更確實之證據。無寧根據顧亭林之說：「其刻甚多，非一時筆」之爲愈耳。

此塔之建成，與甘肅敦煌之莫高窟僅差三年。按莫高窟爲至正八年建，同爲胡元

雕刻文字之存留於今者。然其刻繪之精細，圖案之勻稱，此實遠過之。其花紋文字之拓片，早年由邦那巴 (Ricard Bonaparte) 刊印于巴黎，頗爲海外藝術史家所注意。塔下門洞內側由三折線構成，外圈則爲半圓形，此種製作，西冷 (Oswald Siren) 指爲殆受橋洞建築之影響。(見其所著中國古代藝術史建築部分頁六十七)，惜此塔基雕刻，日即剝落，如無適當保護，即不傾頹，行見此十四世紀之藝術鉅製之漸歸漸滅也。

一一 雲崗

鄭振鐸

雲岡石窟的莊嚴偉大，是我們所不能想像得出的。（第二圖）必須到了那個地方，流連徘徊了幾天，幾月，才能夠給你以一個大略的美麗的輪廓，你不能草草的浮光掠影的跑着走着去看。你得仔細的去欣賞。豬八戒吃人參果似的一口吞下去永遠的不會得到雲岡的真相。雲岡決不會在你一次兩次的過訪之時，便會把整個的面目對你顯示出來的。每一個石窟，每一尊石像，每一個頭部，每一個姿態，甚至每一條衣襖，每一部的火輪或圖飾，都值得你仔細的流連觀賞，仔細的遠觀近察，仔細的分析研究。七十呎，六十呎的大佛，固然給你以弘偉的感覺，即小至一呎二呎，二呎三呎的人物，也並不給人以渺小不足觀的缺憾。全部分的結構，固然可稱是最大的一個雕刻的博物院，即就一洞，一方，二隅的氣分而研究之，也足以得着溫膩柔和，慈祥秀麗之感。他們各有一個完整的佈局。合之固極繁曠富麗。分之亦能自成一個局面。

假若你能夠了解，贊美希臘的雕刻，欣賞雅典處女廟的「浮雕」，假若你會在 *Venus de Milo* 像下，流連徘徊，不忍即去，看兩次，三次，數十次而還不知滿足者，我知道你一定能夠在雲岡徘徊個十天八天一月二月的。

見到了雲岡，你就覺得對於下華嚴寺的那些美麗的塑像的讚嘆，是少見多怪。到過雲岡，再去看那些塑像，便會有些不足之感——雖然並不會以他們為變得醜陋。

說來不信，雲岡是離今一千五百年前的遺物呢；有一部分還完好如新，雖然有一部分已被風和水所侵蝕而失去原形，還有一部分是被斫下去盜賣了。

那未被自然力或奸人們所破壞的完整部分，還夠得你讚嘆欣賞的，且仍還使你有應接不暇之概。入了一個佛洞，你便有如走入寶山，如走到山陰，珍異之多，山川之秀，竟使你不知先拾那件好，先看那一方面好。

曾走入一個大些的佛洞，剛在那裏仔細的看大佛的坐姿和面相，忽然有一個聲音叫道：

「你看，那高壁上的侍佛是如何的美！」

剛剛回過頭去，又有一個聲音在叫道：

「那門柱上的金剛，（？）有五個頭的如何的顯得力和威！還有那無名的鳥，軀體是這樣的顯得有勁！」

「快看，這邊的小佛是那末恬美，座前的一匹馬，沒有頭的，一雙前腿跪在地上，那姿態是不曾在任何畫上和雕刻上見到呢」。

「啊，啊，一個奇蹟，那高高的壁上的一個女像，手執了水瓶的，還不活像是阿述利亞風的浮雕麼？那扁圓的臉部簡直是阿述帝國的浮雕的重現」。

這樣的此讚彼嘆，我怎樣能應付得來呢！趙君執着攝影機更是忙碌不堪。

但貪婪的眼和貪婪的心是一點不知倦的；看了一處，還要再看一處，看了一次，還要再看一次。

雲崗石窟的開始雕刻，在公元四五三年（魏興和二年）。那時，對於佛教的大迫

害方才除去，主張滅佛法的崔浩已被族誅。僧侶們又紛紛的在北朝主者的保護下活動着。這一年有高僧曇曜，來到宣武州的地方，開始掘洞雕像。掘所開的窟洞，只有五所。後來成了風氣，便陸續的擴大地域，增多窟洞。佛像也愈雕愈多，愈雕愈細緻。

魏書釋老志云：「太安初，有師子國胡沙門耶奢遺多浮陁離提等五人，奉佛像三，到京師，皆云備歷西域諸國。見佛影迹及肉髻，外國諸王相承，咸遣工匠摹寫其容。莫能及難提所造者。去十餘步，視之炳然，轉近轉微。又沙勒湖沙門赴京師致佛鉢及畫像迹。初曇曜以復佛法之明年，（興安二年，公元四五三年）自中山被命赴京。帝後奉以師禮。曇曜白帝，於京城西武州塞鑿山石壁，開窟五所，鑄建佛像各一，高者七十尺，次六十尺，雕飾奇偉，冠於一世」。

又云：「阜興中，又構三級石佛圖，榱棟楹楹，上下重結，大小皆石。高十丈，鑿固巧密，爲京華壯觀」。

(均見卷一百十四)

又續高僧傳云：「元魏北台恆北石窟通樂寺沙門解曇曜傳：釋曇曜，未詳何許人也。少出家，攝行堅貞，風鑑閑約。以元魏和平年，任北台昭元統，綏輯僧衆，妙得其心。住恆安石窟通樂寺，即魏帝之所造也。去恆安西北三十里，武州山谷，北面石崖，就而鑿之，建立佛寺，名曰靈岩。龕之大者，舉高二十餘丈，可受三千餘人。面別鑿像，窮諸巧麗，龕別異狀，駭動人神。櫛比相連，三十餘里。東頭僧寺恆供千人。碑碣見存，未卒陳委。先是太武皇帝太平貞君七年，司徒崔浩，令帝崇重道士寇謙之，拜爲天師，珍敬老氏，虔劉釋種，焚毀寺塔。至庚寅年，太武感致癘疾，方始開悟。帝既心悔，誅夷崔氏。至壬辰年，太武云崩，子文成立，即起塔寺，搜訪經典。毀法七載，三寶還興。懼愾前陵廢，欣今重復。(以和平三年壬寅)故於北台石窟，築諸德僧，對天竺沙門譯付法藏傳，並淨土經，流通後賢，意存無絕」。(卷一)

然這二書之所述，已可見開窟雕像的經過情形，不必更引他書。惟續高僧傳所

云：「櫛比相連三十餘里，」未免隣於誇大。武州山根本沒有綿延到三十餘里之長。至多不過五六里長。還是魏書釋老志所述「開窟五所」的話，最可靠。但曇曜開闢了此山不久，此山便成了皇家崇佛的聖地。在元魏遷都之前，魏書屢紀皇帝臨幸武州山石窟寺之事。

魏書顯祖記：「皇興元年八月丁酉，行幸武州山石窟寺（公元四六七）以後又有七八次。

又魏書高祖記：「太和四年八月戊申，幸武州山石窟寺」。

以後又有三次。

但也不僅皇家在那裏開窟雕像；民間富人們和外國使者們也湊熱鬧的在那裏你開一窟，我雕一像的相競爭。就連日所得的碑刻看來，西頭的好幾個洞，都是民間集資雕成的。這消息，足徵各洞窟的雕刻所以作風不甚相同之故。因此，不久之後，武州山便成了極熱鬧的大佛場。

水經注「灤水」條下注云：

「其水又東北流注武州川水，武州川水又東南流。水側有石祇洹舍，並諸窟室，比邱尼所居也。其水又東轉逕靈岩，鑿石開山，因岩結構，真容巨壯，世法所希。山堂水殿，煙寺相望，林淵錦鏡，綏自新眺。川水又東南流出山。魏土地記曰：平城西三十里，武州塞口者也」。

按水經注撰於後魏太和，去寺之建，不過四五十年，而已繁盛至此。所謂：「山堂水殿，煙寺相望，林淵錦鏡，綏自新眺」，決不是瞎讚。

大清一統志引山西通志：「石窟十寺，在大同府治西三十里，元魏建，始神瑞，終正光，歷百年而工始完。其寺，一同升，二靈光，三鎮國，四護國，五崇福，六童子，七能仁，八華嚴，九天宮，十兜率。內有元載所修石佛十二龕。」那十寺不知是那一代的建築，所謂元載云云，到底指的是元代呢，還指的是唐時宰相元載？或爲元魏二字之誤吧？雲崗石刻的作風，完全是元魏的，並沒有後代的作品參雜在內。則所

謂元載一定是元魏之誤。十寺云云，也不會是虛無之談。正可和水經注的「山堂水殿 煙寺相望」的話相證。今日所見，石窟之下，是一片平原，武州山的山上也是一片的平原，很像是人工所開闢的；則「十寺」的存在，無可懷疑。今所存者，僅一石窟寺，乃是隋初所修的，石窟寺的最高處，和山頂相通的，另有一個古寺的遺構。惜通道已被堵塞，不能進去。又雲崗別墅之東，破壞最甚的那所大窟，其窟壁上有石孔壘疊，都是明顯的架樑支柱的遺迹。此窟結構最爲弘偉。難道便是魏書釋老志所稱「皇 興中又構三級石佛圖」的故址所在麼？這是很有可能的。今尙見有極精美的兩個石柱聳立在洞前。

經我們三日（十一日到十三日）的奔走周覽，全部武州山石窟的形勢，大略可知，武州山因其山脈的自然起訖，天然的分爲三個部分：每一部分都可自成一局面。中有山澗將他們隔絕開。如站在武州河的對岸望過去，那脈絡的起訖是極爲分明的。今人所遊者大抵只爲中部；西部也間有遊者，東部則問津者最少。所謂東部，指的是，自

雲崗別墅以東的全部。東部包括的地域最廣，借破壞最甚，洞窟也較為零落。中部包括今日的雲崗別墅，石窟寺，五佛洞，一直到碧霞宮爲止，碧霞宮以西便算是西部了。中部自然是精華所在。西部雖也被古董販者糟蹋得不堪，却仍有極精美的雕刻物存在。

我們十一日下午一時二十分由大同車站動身，坐的仍是載重汽車。沿途道路，因爲被水沖壞的太多，剛剛修好，仍多崎嶇不平處。高坐在車上，被顛簸得頭暈心跳，有時猛然一跳，連坐椅都跳了起來。雙手緊握着車上的鐵條或邊欄，不敢放鬆一下，弄得雙臂痠痛不堪。沿武州河而行。中途憩觀音堂。堂前三龍壁，也是明代物。駐紮在堂內的一位營長，指點給我們看道：「對山最高處便是馬武寨，中有水井，相傳是漢時馬武做強盜時所佔據的地方。惜中隔一水，山又太高，不能上去一遊」。

三十華里的路，足足走了一個半鐘頭。渡過武州河兩次，因汽車道是就河邊而造的。第一次渡過河後，顏剛便叫道：